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西漢年紀卷二十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宣帝

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

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

本紀

食邑四千

戶

考異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壬子封按長歷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宣紀賀封在封丙吉前

今從

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

仁復封爲列侯賀罷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

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

昌邑王傳

御史大夫丙吉爲人

深厚不伐善自上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
明其功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尙書事是時掖庭宮
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
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
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咎汝
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
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
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
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吉傳乙未

侯表

制詔丞相朕

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曹史元長樂衛尉
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
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
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陽侯曹爲將陵
侯元爲平臺侯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封賀所
子弟子侍中中郎將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追賜賀
諡曰陽都哀侯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
將以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故人下至郡邸獄復
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

報之

本紀侯表丙吉張安世傳

吉臨當封疾病上將使人加紼

弗音

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此未

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嚮其祿以及子孫今吉未獲

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

與愈同吉傳作太子太傅

考異曰

夏侯勝按是時疏廣尚爲太子太傅恐誤今除去四字

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

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丙吉張安世傳

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魏郡蓋寬饒劾奏衛

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

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

是左遷爲衛司馬

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于彭祖封陽都侯後

先是時

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寬饒

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

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尙書責問衛尉由是

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

奏辭自此正馬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

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

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

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

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
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
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
奉衆多庭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
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
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
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
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

之欲反

目卑下

胡稼反

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

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

讀曰卬

視屋而嘆曰美哉然富

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爲得
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侯
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乃
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
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
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
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音干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

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
清能高有益于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
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
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
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于君矣君宜夙
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
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
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
事匡拂讀曰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

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
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
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
險竊爲君痛之寬饒不納其言

寬饒傳

夏六月詔曰前

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
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

射

食亦反

飛鳥具爲令

本紀

立皇子欽爲淮陽王

本紀時上

垂意于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潁川太守黃霸
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

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
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
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
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
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
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厥縛反其
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曰
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爲烏所
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

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
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
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
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
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
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
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
及姦吏緣絕薄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
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

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
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是歲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數
月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
適士劾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
石居黃霸傳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
仕官好文法民以貪遴與客爭訟生分爲失難治國
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
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
是以爲俗民多怨讎韓延壽爲太守欲改更之教以

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于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延壽徙東郡黃霸繼之霸因其迹而大治

延壽傳地理志

黃霸既罷歸潁川于是制詔

御史其以膠東相張敞守京兆尹

考異曰百官表載于神爵元年按敞

傳云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
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于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
敞守京兆尹黃霸之歸潁川張敞之守京兆蓋同一
年也百官表載霸事于元康三年誤今載敞守京兆
于霸去
之後 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

稱職京師滯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
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脅長
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
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
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以爲
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

衣裾吏坐里閭閔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
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音
鼓稀鳴市無偷盜上嘉之敝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
惡輒收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
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敝本治
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
酷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于刑戮京兆典京師長
安中浩穰于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
及爲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